

雅加达:游子

(十六)家里发生第二次变故

自“走红头事件”发生一年多后,西加的经济命脉——上山的土产没有华人的种植、管理与经营让沿海城镇经济深受打击,各种生意逐走下坡,百业萧条,民不聊生。我们的冰淇淋也经常卖不完。后来和华明哥聊起这事,他鼓励我学点手艺。经他的介绍,让我跟他的朋友阿强哥学裁缝。所以那时我每星期抽出两天去他的裁缝店学手艺,虽然时间短,但我学得认真,几个月后已掌握了基本“功夫”,能裁剪上衣和裤子了,应该感谢当时开成衣店的朋友给我布料练习,使我进步的很快。

生意越来越难做,开峇弄店的大姐夫关了峇弄店改做“绿豆薯”来卖,没几个月又改做“糖粒”到各小店托卖,只能赚个绳头小利,因孩子众多,开支经常入不敷出,刚好那时候住在坤甸的表姐夫带着他父亲要到“凹下”(离今天的孟加影不远)去求医,暂住在我们家,大姐夫就与表姐夫套了关系跑去坤甸开小店了。他们的房子就给“逃难”的三姐夫一家住,后来随着时局的恶化三姐夫一家也搬迁到坤甸找生计了。

1972年后,白色恐怖更弥漫着整个小镇,从雅京派来的“剿共司令部”已在小镇驻扎,经常在深夜抓人,许多“有识之士”都逃的逃,藏的藏。一天,曾任中华公会理事的两位哥哥也被叫去审问,虽放回来却得每天要报到,几个月后突然一去没返家,几天后嫂子才打听到他们已被押送到坤甸去。以后才打探到他们是被关在坤甸 Sungai Raja 的监狱里。

家里第二次事故后,给我们打击太大了,两位嫂子只好带着孩子回娘家,一个温馨和睦的大家庭变得支离破碎了,最可怜的是父母再也看不到他们的笑容。当时山口洋百业萧条,我们的冰水生意也经常卖两天停三天,我们手头经常捉襟见肘,每日开支只得省吃俭用。有一天,听说坤甸的三姐夫生病入院了,三姐照顾四个孩子外又要替姐夫送货,自己就赶去帮忙她看家。那时去一回坤甸真的不容易,要经过邻组长、村长签字发通行证,在通往坤甸的路上有军人哨站严格检查,每人还要缴五十盾(相当于今天的十万盾),到后还要向当地的邻组长报到,当然少不了咖啡钱。

在坤甸三姐家住了半个月后重返山口洋卖我的冰淇淋。过去能销一桶的冰淇淋如今半桶也卖不完,想去坤甸找工作的想法更强烈了。坤甸的三姐很支持我,叫我在她家住下,慢慢看有什么较适合的工作。但一想起这个家只得靠四哥来维持了,爸妈怎么办? 经数月后才下定了决心。自己已快25岁了,青春年华已在这贫瘠的故乡遗失了这么多年,再不出去拼搏,会老死在这里,一事无成! 最终,我含泪决定了,去坤甸闯一闯!

(十七)背井离乡 来到西加省府坤甸市

那天凌晨两点多,我提着简单的行李,怀着沉重的心情跨上了前往坤甸的客车。

不久,客车在那漫长且黑

暗的坤山公路奔驰,除隆隆的机器声及乘客打鼾声外,车外一片寂静。我探头看了看车头镜外,但见阴森森的路面及路旁的椰林迎面扑来,时而也见到远处一两盏微弱亮光闪烁着,走前去原来是几间简陋的民房。此时我脑海再也无法平静,就像那脱缰的野马,狂奔在那已远去的岁月——

中学毕业后的我,年纪轻轻的,血气方刚,也许平时阅读的书看多了,对家乡时局变迁,只有满腔愤慨,却一直想去想个人的生活出路,就这么恍恍惚惚的得过且过地荒渡了近十年。十年不算长也不算短,青春年华就这么浪费在故乡那贫瘠的土地上……25岁了,才醒悟自己依然两袖清风。

前些日子就想走了,但总下不了决心。最近三姐知道我的窘境,就来信要我过去看看有什么适合的工作。是呀!该走的时候了,但依然挣扎了好几天,最终把心一横,“狠心”地离开了年老的爸妈。想起临别时父母他们那双无神的眼神,是含满牵挂与担心呀,一想到他们的养育之恩何时报? 泪水禁不住又在眼眶里直打滚……

突然,客车慢慢地停了下来,司机在喊:“下车、下车! 检查证件!”我随着众乘客来到路旁的一处哨所,几个军人在查看我们的通行证。我们每人付了五十盾,就盖个印递回给你,完事!

客车再往前开,已在深夜里跑了四个小时,途中越过不少村镇,方见到前方街灯明

亮,人们熙熙攘攘,原来是座靠近卡江渡轮码头的早市场,早市场侧旁就是车站了。

此刻,东方渐露鱼肚白,模模糊糊可看到江对岸密密麻麻的房子,那就是坤甸人称的“老埠头”了。上回,曾跟姐夫来过,也是站在这渡轮的码头上。那时姐夫对我说,过了江,就乘向右行驶的褐色“米果罗列”车,告诉司机说在“Gang Saga”下车,你进巷里找25号就是我们的家了……

客车进了车站,停了下来,突然有好多人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客车涌了过来。坐在我旁边的中年人拉了我一把,随即说道:“小弟,下车时注意你的行李箱,别让他们拿,拿去了你就得坐他们的舢舨船。太早了,还是坐渡轮较安全。”我“哦!”了一声,紧握手中行李箱。

但见不远处的卡江河畔还蒙上薄薄的雾气,江中一艘渡轮正缓缓地驶了过来。

搭客陆续下了车,车下那些人争先恐后挤了过来,并伸手要拉去我的行李箱,我赶忙闪开,要不是刚才那位兄长提醒,真的会被他们抢去的。

看着那位兄长的背影,我紧跟在他的后面,向渡轮的码头走去。他左肩挂着行李包,右手提着一个纸箱,来到江边停下来站着猛吸烟。发现我跟上,他露出一丝笑意道:“坐渡轮吧!稍等一会就到了,坐那‘山鸡’的‘舢舨’(船),若遇上坏的,看你好欺负,会划到江中停下来,跟你讨价还价才要划过去,不然,

就威胁说要‘舢舨’(船)在江中心弄沉……”

“哦……”我听后望着那流水又急又有点浪涛的卡江水不觉打了个寒颤,迎面吹过来的晨风也确实有些冷意,赶紧拉紧了外套。问明这位兄长,原来他是西加三发人,要到回山场工作。他说想在老埠头那边找位朋友,过两天才一起乘船上山场。后来才知道他在山场工作已两年,上个月才回乡看家人……

渡轮靠岸了,船上的乘客陆续走上岸来,我也紧跟那位兄长上了渡轮。他知道我来坤甸的目的后,叹了口气道:“现在找钱不容易呀!自从内地的华人被赶出来,在三发或者在山口洋要找工作都不容易。自有山场后,人们都纷纷跑去山场工作;开始我们在山场工作真的好辛苦呀,在那好无人烟的深山密林里,我们砍伐大树、开路搭厂房,经常遇上毒蛇等害虫,那蚊子多到就不说了,然后才有今日山场的繁荣。自有山场后,人们的工作多更为马来由族人,他们的工作更辛苦了!”

“听说有许多被赶下来的难民也都到山场砍树去了,有些也带了不少钱回来呢,真的?”我问。

“不错!只要能辛勤刻苦工作,又不去挥霍,很多人都存积不少钱。”他回答道:“只是砍了这么多年,什么大树都被砍光了!”

想起1967年那年10月,西加内地大批被赶下来的华人难民,走投无路,被困在沿

海各城镇的简陋难民房里,由于缺乏粮食与医药,几乎每天都有老人或小孩的尸体从难民房里抬出来,让人看了心酸落泪。后来幸亏有山场“做树”(伐木)的招工,年轻的难民才有机会走出难民房,不至饿死在那里……突然肩上给人拍了一下,我从回忆中惊醒了过来。回转身,只见那位兄长笑笑说道:“老弟,怎么发呆?渡轮已靠岸了,我们下船吧!”人们纷纷下船了。下了船,这位兄长就跟我再见分手了。看着他远去的背影,我仿佛若有所失。想起这次来坤甸投靠姐姐,是来找工作的,能找着吗?刚才,为什么不问问他:你们山场还招工吗?但自己身体弱不禁风能适应那种工作环境吗?整个脑袋只觉得昏沉沉的,昨晚一夜都没睡吧。

迷迷糊糊照着姐夫说过的,下了渡轮就上向右行驶的褐色“米果罗列”车,但心中依然有点忐忑不安。拿出地址,问了刚驶过来的一辆褐色“米果罗列”车司机,他点了点头:“呀,Gang Saga。”这才放心上了车……想来自己真没用,上回三姐夫生病时不是来过吗?只是那时有朋友带着,又是心事重重,没去留心。

找到了三姐的家,姐姐一家都很高兴。姐夫说:“先住下来,适合的工作只能慢慢找。”三姐也说:“是呀,急不来!明天你姐夫要去嘎呷(KAKAP)送货(三姐夫做咖啡粉),你就跟着去看看,见识见识。”我兴奋地点点头。

那晚,自己一夜辗转反侧,彻夜难眠,没想到活了25年的故乡山口洋,从今就要离开她,来到了这陌生的坤甸市,以后的日子是如何?运气又怎样?一片茫然!

(全文完)

旧地重游散记



占碑:常青

今天的太阳好热情,九点已普照大地,好似在向我招呼:出户接受我的沐浴与营养吧!

于是像往常一样,轻松地朝根打拉桥走去,上了桥面,和煦,温柔的阳光迎向我,河风阵阵吹拂我的脸,好亲善的与我同行。今天的心情不同往日,因另有我要寻访的目的地。

到了对面桥头,下了塔碑后的台阶,脚落地对面河区。

招来了一辆 Ojek,告诉他我要来对面河区的目的,顺便环游此处一圈,也没问他收费,就上了他的摩托车。

我们沿着河边唯一的柏油路,向左前行。我对他说要先到已故前省长伯·沙尤迪的住宅老屋看看,到了河边一处公园停下。此公园是沿河岸铺建成的,地面是瓷砖一类的板块铺成,还有石长凳,供这边人们憩息,休闲,观赏河景的娱乐场所。

公园对面就是前省长的故居,现已人去宅空,是占碑特色的民族建筑,不算豪华,却有古色古香韵味。两旁也有同样的建筑屋是其弟的居所,可惜不能太近距离观赏,拍了几张照片后就继续前行。

经过60-70年代我来过

的几座村庄。当年沿路只是疏疏落落的几间高脚屋,现已变成热闹的小镇,许多高脚木屋如今也改成钢筋混凝土的砖墙屋,还有正在建造中的。

一路走着,他边介绍说,这里是 Pasir panjang,过来这里是 Tj Raden,再就是 Danau Teluk,如往左边转就是巴当哈里河第一座通车大桥——Jembatan Auril,我们往右转入 Danau Teluk 镇区,往前就进入 Kp Tengah 村区,不一会就快到我要寻找的地方。我们边走边谈,我问他:“今年几岁,叫什么名字?”他回答说:“今年30岁,名叫乌玛尔。”我说:“我比你大一倍多,我叫你弟,你叫我哥,应该适当吧?”他说:“可以,可以!”我们有说有笑,不一会,走到前方有座桥的地方,向左转进一土石路,大概一百米处,他就指路边一小矮树丛生的地方说:“就在树林前那里,就是哥你要寻的 Makam Keramat Datuk Shintai 的坟墓!”

我们从路边往里走,他走在前面引路,踏过一片不甚荒乱的草地,他说往日这里树枝乱草满地,今天好像刚斩除过呢。来到一处长着青黄色小草的坟墓前,周围没有杂草,保持着一种圣地的气派。

哦……今天我终于来到向往的目的地!

400年前,从中国来到这里的唐人卓新泰(Shin tai),他是位虔诚的伊斯兰教士商人,与当地人融合打成一片。

据有一位占碑印尼记者采访过本地老一辈长者介绍,卓新泰是位有名望的伊斯兰教的维护者,很受当地人敬崇。他一位儿子与本地苏丹的女儿结婚,于是传宗接代至今已第9代了。

当年包括 Jelm, Arab melayu, Gedong panjang, Pasir panjang, Tj Pasir, Kp Tengah 在内被称为唐人村!卓新泰逝世后就长眠于 Kp Tengah 村这里。

我走近墓边,拿出手机,说了声:“Permissi Datuk”,于是拍了张照片,接着我俯下身半蹲着,看那经风吹雨打已斑驳了的灰蓝色墓碑,隐约还看得出写有:“Da...k Shin....”字样,更证实了此墓就是卓新泰的坟墓。

据说2001修复过一次。

我对乌玛尔说:“早在400年前印尼与中国已建立起兄弟般的友好关系,唐人与本地人已融合成一家人。我们不应该有种族,肤色,宗教的分别,正如这边河区与对面河区的人,我们同是占碑人;占碑人与其它岛的人也是印尼民族!”他连声说:“对,对,我们不可因肤色,宗教而互相歧视!”“说得好,正如你我也是兄弟!”哈哈……

他问我还要到哪里转转?我说我该回去了,改日有过来时,我们再转转其它地方。不知不觉我们已转回到桥头,我掏出一张灰蓝色的印币给他,问他够吗?他连声道谢说:“够,够,哥哥!”

我也向他道谢,告别。上了桥头塔碑往桥面走去,心情特别欣慰舒畅,想着,今天即能达到过河来的目的,又能有意无意地与本地同胞沟通感情,尽了促进民族融合的心愿!

心中有丝不负使命召唤的甜滋味。

自画像

(唱和诗)

灶神悲悯赐温饱,莫笑诗情陪伴跑。学习当初不夜眠,羞湿成绩脸红烧。巴厘:容仙翁

童颜鹤发容仙翁,学博多知诗岛龙。作赋写诗添寿纪,中华文化品茶红。棉兰:许菁裁唱和

人间天堂巴厘岛,容允仙翁乐逍遥。世上知音实太少,自画容颜不觉老。雅加达:王悦山唱和

自小棉兰是我乡,老来已习诗词强。唱和不觉成交友,报上相知纸墨香。棉兰:孙国静唱和

诗词玩味趣无穷,陶醉唱和作对中。亮节高风实可敬,巴厘诗岛老仙翁。棉兰:寒松子唱和

容翁此世不虚行,植根仙岛度晚年。暇时畅游雕画馆,海滨美女泡眼球。

人生最乐此“修行”,无需打坐苦诵经。佳肴任尝不茹素,无忌无束效济公。雅加达:金梅子唱和

五车学赋诗情饱,唱和佳作知多少。南国仙翁巴厘岛,正是夕阳无限好。中国:童行早唱和

生平爱诗忘饥饿,天寿仙翁不太遭。诗词推敲不眠夜,得一好句喜心烧。棉兰:陈德贤唱和

龟龄福寿容仙翁,养性修心隐士风。历尽沧桑持报业,诗词赋就夕阳红。万隆:文苗唱和

巴厘有位容仙翁,歌赋诗词敬老恭。荏苒光阴越米寿,悠然安享夕阳红。廖省:苏歌唱和

仙翁仙岛赋诗情,博古通今才气盈。阅历非凡心似镜,怡然自在一心清。万隆:侯斐珍唱和

茶龄迈进容仙翁,诗岛巴厘福寿童。笔墨勤耕诗赋美,传承文化造天工。北干:李庭蓁唱和

辛丑年末的风

廖省:林越

自庚子新春,传新冠肺炎。途来两载,不少尊长乡亲、校友玩伴,不慎染疫,或愈或逝,只能隔空祈祷。“德尔塔”稍柔,“奥密克戎”毒株又现,举世惊骇。2021岁末,天灾频发,政海扬波。怆望黄叶飘飞,北风渐凉,祈愿2022年,千岛昌盛,世界太平。

风在茫茫暮色中叹息,带着夕烟飘向苍穹;椰树曼舞依依召唤,落日下怅然归飞的孤鸿。

我从云霞怀念里听到……儿时玩伴淘气的弹弓;网鱼捉虾 争采莲蓬,磨砚习字 三国交锋。

风在幽幽黄昏后徘徊,牵引新月冉冉升空;长街寂寥啾唧鸣蛩,路灯旁苍劲挺立的杉松。我在叶影回忆中看到……多少艰苦拼搏的英雄;贡献家园 滴泪梧桐,处变不惊 骇浪汹涌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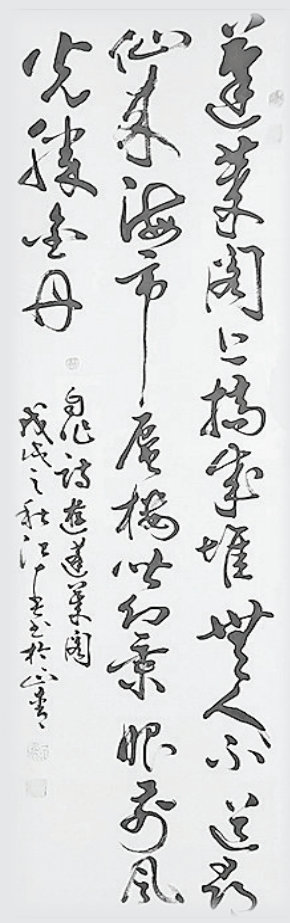
风在辛丑十一月送寒,预示明朝蓝天彩虹?万户通明窗花映红,淡化了疫情天灾的迷蒙。

我在弯月薄云间想到……

无数亲友安详的容颜;传扬薪火 耀祖光宗,敬贤崇德 暮鼓晨钟。

和风无悔 悠悠悲欢兴衰,江水无怨 滔滔归海向东;祈愿涌现廉吏精忠,铸造千岛昌盛繁荣。

2021年12月12日



江春书法作品 自作诗 游蓬莱阁